

景泰中，一日晨出暮归，抵家天色尽暝。入室更衣，遂解下裳，暗中有火星星，自裙带中出。转摺至袖上，晶荧流落，凡三四见，荆妇相顾失色不敢言。时方严告早，户科孙珉，远戍边地，余自忆平生不家于官，何适逢此异兆？反覆研省，忽忆张茂先积油致火之说，而余所为裳，乃吴绫，俗所谓油段子，工家又多以脂发光润，况余被酒，体气蒸郁，或因以致火。亟呼婢令于袖后力持曳裳，余以手磨拭无算，及手热几不可忍，而火星应手至。明日入朝，见兵科王汝霖，道此事。汝霖曰：吾为工部侍郎时，尝暮归见此，然惟绫裙中有之。以此知事物异常者，必有所自，不可据为惊骇，传惑下人也。

予妾罗氏，何闲人，衣冠胄也。至其父门祚少衰，以鱼盐为业。尝早至长芦，行海滨，有虎当道，仓皇中，复有一虎绝其后。自分必死，向之左右拜，稽颡哀恳。久之，虎相继蹕入芦荻中。因匍匐伏行至田舍，田舍人见其不能语，知其惊虎也，以汤灌之。稍苏，报其家扶舁以归，病三月乃已。《酉阳杂俎》，竖子看斗，东坡沙上抵首之说，信有之。或言猫得鼠弗能据死，唬吓作声，俟其革骨脱惫，方能食之。人之形神不先脱丧，虎虽猛，终不能搏啮之。彼有冥虎圈而卒无害，理固可论哉。

先朝西域贡马，高九尺余，颈与身等，昂举若凤。余见今京师人家，多存画本。景泰末，西域进白马，高如之，颈亦类焉，后足胫节闲，有二距毛，中隐若鳞甲。段九成所记，松雪斋所图六蹄，盖此类也。天顺中，予复见之御马监坊沙道上，但不受羁縻，不知其行日几何也。造物奇偏，固有常异，是又不可与柳宗元疑八骏图，龙凤骐驎螭为妄者并论。

袁尚宝忠彻世善相人，人有以相干之，则叱骂，甚有与之往还终其身，不得其言相者。士大夫至其家，为之留连饮酌，久之，俟其喜而自言，十中八九，人谓其高贵，不肯轻用其术。予谓此正其所以专乎术者乎，凡人之贵贱寿夭祸福，根于心而动乎体。固有隐而难见者，必从容玩狎，得其真而后言，否则宁不言也。不善自固其术，易干而好谈，一日所接，岂止数十，内鉴不精，目力随乱，与世之凡士何相远哉！唐举、许负而下，载诸方册者，皆其验者，不验而弗传者尤多也。忠彻非能尽相人，能用其相人之术者耳。

汤允勳公让，信国公族孙也，博记而言诞。天顺七年冬，坐不法除官，编籍常州。遣发之日，诸故旧皆出饯，允勳谓所亲陈嘉猷、魏瀚曰：劳负亲友，然非久别，明年正月十七日后，便当相见也。公等幸识之，及次年适符其语，允勳果以赦还。考其学术，未必精凿如此，岂常遇异人耶！予出京后，允勳镇西陲逐虏殁，竟不得诘实前语云。

世之奇花异卉，莫贵于牡丹，得之者爱护培养，无所不至。然十植一存

，酷难生发。五谷莫贵于稻，然著土辄生，得水便长，耘耨之际，功用甚粗，而秀实盛倍他物。此见天之生物，固常厚于养人也。

草木中耐寒者极多，素馨、车前、凤尾、治薔、薜荔、石菖蒲、冬青、木犀、山梔、黄杨、石楠、山茶，不可胜纪。然惟松柏梅竹独擅晚节之名，岂以其材能适用，不专取其耐寒耶。人有偏长之德，而无所取材，亦不足称矣。但梅竹自大江以北，渐寡而无，则亦未为耐寒上品，是犹所谓一国之善士焉。孔子曰：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，岂齐、鲁之闲，不见梅竹耶。抑别有意耶。

正统丁卯，予年二十二，初赴举。中场之日，老父于中庭，得桂一枝，葩叶新茂，不知所从来。因真瓶沃以水，祝曰：倘吾子获荐，花其发荣，淹宿盛开，香气满室。是年八月二十四日，揭晓先一夕，先母孺人，梦一老叟，自门入中庭，持笔如椽，蘸毫天水缸，书孙字于挹清楼外粉墙，字崇广专堵。母自捧泥，依字画墁圻之。翌日报书至后，学士吕逢原，尝作瑞应记。自是两试春官，皆下第。辛未二月，入场之夕，沐浴焚香，祷于都城隍之神曰：宁亲老家贫，千里弃养，以求尺寸之进，今两举矣。如功名可期，神赐显梦，如命分浅薄，神幸昭示，宁当领教一方，不复有意于进士矣。祷毕局促就寝，夜半梦登海盐县障海石塘，前亘大山，一老叟指谓予曰：此昆仑山也，凡三指三语。方欲诘问，忽惊悟，据起呼家童，索烛取禹贡，织皮昆仑，研省细绎。因不复寐，亟趋试院，与支中夫遇于道，共相劳苦，叹进取未遂。予曰：今日看书经题，若有昆仑字，是予佳候也。中夫固问所以，遂以梦语之。中夫笑曰：人尝言痴人信梦，靖之良是焉。及得题果织皮昆仑，是年书经举人，多为所窘。桐乡杨给事青，席舍相近，走予所疾言曰：六题皆得旨，惟禹贡一题，不能通洽。因为开陈意义，详述注疏，是年青登第，名在第七。录其文一篇，余竟下第。甲戌二月初三日，予方抵京，勿促侨寓，不暇检阅旧业，自分此行，又成画饼。初五日夜，梦前状元柯孟时过舍，以梅花见遗，方受花，柯曰：足下今年状元耶。予方谦让，问答闲，忽雷电交作。予素畏雷，正惊怖顷，有霹雳声，击同座一人仆遂寤。是年予幸登榜，名在第七。录文一篇，闻主司阅卷时，黄学士谏，欲以予为第一，与钱学士溥，张郎中穆，互持高下。取决于主考学士商公辂，公以予策论颇优，而经书义不及彼卷，遂以彭华为首，尹直为经魁。黄素负气，因与二公有隙，奋笔批予卷，有大廷之对，必出人头地之语。开院后，具以此言诸人。次日以红绒织毯一端见惠曰。唱名之后，当以是为朝服，努力向上，幸毋相忘。及廷试之日，属稿未半，礼部侍郎姚公，过予所，熟视墨草曰：汝即张宁耶，笔力甚高，所欠实语。盖予方以勤劝上为中兴之务，因姚语，遂以勤德为体要。有顷，姚与尚书胡公鏊偕来，相顾有喜色。自是内外执事诸公，皆接踵继至，无少间。观者咸属目期待，晷刻尽未，予方脱

稿。适胡姚二公至，胡附耳曰：此卷应当读，善自珍重。予以纸短告，据命仪制司检纳卷，得李曰良衍纸续楮尾。予以天晚为惧，胡曰：第自留心，吾为汝进本。依曾柴故事，给烛，亲为添砚水，命监试官研墨以助。天且暝，同年皆出，尚未毕，乘昏潦草，不复计端模。忽传宣闭门，诸执事官校皆散出，胡亦不能独止，亟命仪部郎中俞钦收卷，送予宿礼部，戒勿据归。明旦携予入朝，候直房下。胡姚二公诣内阁，诸容足卷者三。大学士王公文扬言曰：张宁南方人耶，若今日誊卷，如谓临轩何，胡遂不复言。馆阁台省，因共相惜，命卷傅阅。少保于公谦，谓如天马行空。胡公谓某忝知贡举久矣，乃误此一人奈何。大学士陈公循，因众论未平，取卷视之曰：此厚皮馒头也。众知事不济，乃阴置卷于循所阅卷中，得预第二甲，胡姚之力居多。放榜之晨，中外士不知者，犹相传谓予为第一。及唱名乃孙贤也，自是喧传累日，声入禁中。寻有旨取进士张宁，写不了卷，及牛伦试策，御览毕，复送内阁收贮。闻喜宴罢，吏部尚书王公翱，户部侍郎李公贤，皆从容见问，慰藉再三，延誉甚至，是年礼部奏选庶吉士入翰林，首及予名。自念亲老，冀沾一命之封，若俟储养，事必后期，具以情恳辞。胡曰：吾阅士多矣，以足下之材，入翰林十年，必获进用。姚曰：足下若不作吉士，急于仕进，天下皆薄汝。遂引诣内阁，呼选既及，因对曰：宁质鲁年长，鞭策不前，不愿留也。时陈王二公，因对策事，乃听出。对策之暮，仓皇出禁中。忘持赐策，后得之于周公修撰洪谟，而所对文字，了无遗稿。后一年，吕公逢原，黄公廷臣，自内阁录出。欲令装一卷，诸公咸为跋，识其详，予辞之，乃不果。尝自观省，文虽不留陈腐，若比之古义，求为之御，且不可，何足为天下先？时新草野，不识忌讳，纵使成篇，亦不堪上读。况先母梦兆于七年之前，已有孙字之应，予为孙贤榜下士，盖数定也。又遗梅雷震之事，先后同符，不足多讶。但厚负主司，及诸先达汲引之盛心，为可愧耳。其闲捧泥墁字，至今未白，惟织皮之梦，既验而虚。若为贤设者，及予中会试，名第事实与贤同。造物之于人，岂固有巧哉！科目止于发身，无足为异，老病还家，偶忆旧事，用记其始末，以见予之感遇云。

王汝霖民望，聪厚清重，文行皆佳，人以其阆闾子弟，多概视之，不知其为良器也。然好作吴语，以资笑谈。一日与兵科刘昭，刑科陈嘉猷遇，民望谓刘曰：西门豹将何之？陈应曰：东门瓜欲何往？盖呼陕人为豹子，苏州人为冬瓜，陈实为刘复酬也。民望正色曰：不必邪谈，吾适在科中，看汉书考异，欲与二公论之。文帝初耕藉田时，借牛于田家，既终亩二耕叟互错认牛，喧哄不已。帝召问之曰：父老何自错？牛物色奈何。一叟前此小而驯者，某之牛。彼大而劣者，臣家牛也。始皆倾听以为正论，及落论莫不绝倒，可谓不为虐矣。

予使朝鲜，抵辽，出连山隘口二日，按营荒野。官校指言，北山中有居人

数家，一老者，自宣德末年时，已年八十余，今犹强健。因与副使武士英，单骑徐行，约里许，抵委径寥绝处，所居累壑架梁，覆以树皮，男女皆髻髻草服，老者见客，殊不省异。问其年几何，曰不知。问其曾至辽城否，曰昨日曾去。殊不解人事者，盖自来生长草野，世无服役，不过悬植收敛。或食松榛实，蔬参菊苗，饮泉水自相煦沫，不知有营度忧虑事。平生不经尝五味丰腴之物，清淡安全，所以致寿。汉胡广传载，穰县菊水，其地饮之者，上寿百二十岁。七八十者，犹以为夭。观此老人信有之也，人能不以外物劳心，而又淡薄于世味，久而不渝，自足致寿。彼偃仰呼吸，以求炼形服气者，适徒自苦耳。

魏人伐蜀戒严，费祗方与来敏对弈，意无厌倦，却与谢安之事相类。然安遂破敌，祗竟为郭循所害。大率祗性宽简过度，安外宽内密。观安告王坦之之言曰，独不能为性命忍须臾耶，此便可见，故二子之成败亦异。

圣贤知人之明，与爱人之仁互相发。尧之于鲧，既知其不可，犹望其能治水而已。诸葛孔明之于马谡，先主尝言其不可大用，亮虽知之，犹冀其能受吾之节制，可以致功，其后皆败绩。故圣贤伤其明，不忍拂乎仁。后世若裴行俭之徒，乃欲以一见之间，鉴别不遗，此必有曲巧也。不然史过言耳。

韩魏公盗入斋寝事，人皆羨公有量。予谓当先称其有识也，量虽大，使盗不舍而杀之，已则已矣。如国何，此殆与春秋战国之士等耳，于量也何益？盖公明识之深，灼见盗者之必不加刃于公，故使之既寤而与之言，因而示之以闲雅定静也。故世之有量者，无不自识中来，此格致之功，所以先于诚正也。

尝疑昌黎先生，三上宰相书，及自荐诸书，事颇伤于难进。然观其论用世，屡以孔墨同语，宜乎以博爱为仁也，则岂以上贤兼爱为急务哉？

人才之生，如货物之产，用而求焉，则聚而见，不用不求，则散而藏。其贱且轻者，遇贪贾犹可以屈取，其贵且重者，苟不得善价廉贾。宁没身不售，甘遗资美于后世焉。不反其故，而谓天下无才，是犹谓天下绝货物也。

岳州巴陵易公名海，初仕为浔州通判。到任时，知府常州李宗美，死已一月，敛于公廨。公视篆闲，闻其妾病甚，所随惟一仆，常使询视，遗以药饵薪米之资。久之，妾病少差，泣告所使询视者曰：妾非李素娶，因此地云多瘴毒，其妻子仆从皆不行，就道时始纳我。及佣此汉与偕来，不意李即死。佣见妾病，意将不良，通府公节有所遗，佣皆擅绝为已有。妾无织悉沾惠，幸为我达公，全余薄命。公闻之，惊恻不已，戒使勿言，具告镇守参将马义，择行伍中谨厚老妇往侍候，日夕不许暂离询视益切，至妾病良愈。公绝不与见，为之经营，买舟归其丧收薄其俸给及赙赠。得白金三百两，使一吏护丧，责付其家，先为移文至常郡，会入其数。仍遣老妇守侍李妾，抵其室，戒吏与妇，必得李家书及公文乃返。其所以周给老妇，家，饬约吏人者，无不备尽，佣竟不得

一肆其志。而李之棺槨，得入于土，妾亦无几微少损。时成化十二年也。予尝闻其事于江湖士大夫中。及公移任嘉兴，数相过从，备询其实如此。嗟哉易公厚矣！若宗羨之处事，君子可以为鉴。

邻有患盗者，尝固守其门前，而不虞其后户。盗觐其不虞也，常入自后户，而诡迹于前门，以售疑于主人，其守益固。而盗益数，或告之以故，于是重关累■〈木戈〉；加之扃锁，而时其启闭。盗亦时其慎懈也，而月犹一至焉。主人不胜其劳也，遂塞户涂壁，绝其所由，而尤侦伺惟谨，盗乃绝。君子曰：天之生人，凡耳目口鼻，诸有窍者毕前，而一不背系。岂严密之则，固当在后耶。予谓斯役，未足为居室之恒法。然于防盗也，为可一用焉。内肃宪副，因公务至海盐，分司旬日，以书见问，答之云云。

火浣布，予初于苏州张廷义家，及仁和县纯一僧院见者，皆大如折二钱。近于朱孟瑜县丞家见者，狭长如衣带，渍油则可代烛，覆火则可爇香，油尽火熄，则完全如故。梁冀帨巾，魏武时所贡。元别怯赤山石绒所织，信皆不妄。因记向在京时，尝于指挥胡瓏寓所，见其父宗伯公，所得宣庙赐物，如钱大者二，其形色绝似云母石，类世之硝子，而质甚薄。以金相轮廓而衍之为柄，组制其末，合则为一，歧则为二，如市肆中等子匣。老人目昏，不辨细字，张此物于双目，字明大加倍。近者又于孙景章参政所，再见一具，试之复然。景章云：以良马易得于西域贾胡满刺，似闻其名为优逮。二物皆世所罕见，若论利用于人，则火浣虽全正，亦当退处于优逮也。

予见某侯家传美石一方，中有一人，绯袍玉带，端拱而坐。又见观音寺胡同，寺僧所收谢廷循一石，方广三四寸，中劈为二，内函鱼骨一具，首尾皆全。予先考葬祖考时，启祖妣殡合瘞，发砌石一紫色者，剖为二片，其中树木茂密，一人冠带立树下，若凝眸远望，了如笔墨描画。先考谨藏，欲解为画屏，后因被灾而毁。又家藏石蟹一枚，具体如生，以水磨之，腥气如蟹，病目者稍涂两货，颇能定痛，大气流行融结变化，真不可强论者。